

·长篇小说·

董家坤◎著

高铁从这里经过

“人人都是高铁人，高铁发展为人人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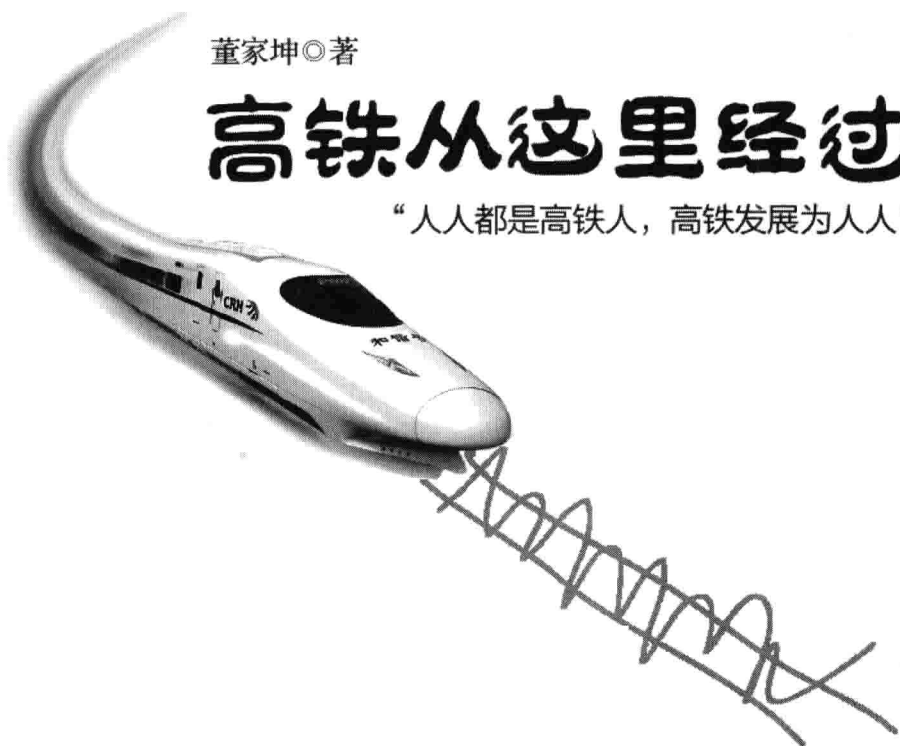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董家坤◎著

高铁从这里经过

“人人都是高铁人，高铁发展为人人”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铁从这里经过 / 董家坤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15-2804-9

I. ①高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1533 号

书 名: 高铁从这里经过
作 者: 董家坤

出 版 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程文静 郭晓飞
封面设计: 金 刚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52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590 千字

印 张: 27.5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 第 1 版 201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2804-9

定 价: 49.80 元

前言

《高铁从这里经过》一书初写于2007年，那时，我参与“京沪高铁合格供应商”的准备工作。虽说工程还没开工，但作为供应商，每天奔忙于各种地材原地，精心挑选最好的原料，认真算计物流成本，苦心组建关联单位，期待施工大军早日到来。

一日，在女山湖了解砂情，忽然一阵狂风骤起，湖面掀起十多米巨浪，其中一条为我运输高铁储备砂的船只沉没，船主是一对孤儿寡母。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营救，母子活了下来，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资源却沉没水中。那一天，湖上沉没七条船，多人不幸遇难；那个场面，瞬间颠覆了我对生活的认知；那一刻，辽阔的湖面，来回过往的船只，尔虞我诈的码头交易，与孤儿寡母形成巨大的反差。我不禁要问，是什么把他们推到这样的生存状态？当了解了他们大概的生活后，那段时间，想什么、做什么都不能让心绪平静，只想动笔把看见的场面写出来，告诉更多的人：在高铁工程的前期，已经有人为“京沪高铁”付出了生活的全部，甚至生命。

从此，我留心观察船民的生活，探寻他们心灵深处的家园。2008年1月18日，举世闻名的京沪高铁开工了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数万筑路大军开进中原，还没等我来得及高兴，这些被高铁指挥部认可的“合格供应商”的热情与笑容迎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——要求供应商履行合同。

供应商当时为了参与高铁的工程，大多商家把价格降到了成本以下，加之一年多准备工作所支付的费用，履行合同莫过于就地宰杀。

施工单位的难处在于，中标的根基是“合格供应商的合同”，离开的合同启动工程也等于是自杀。于是，一番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展开了。

双方经过斗智斗勇，一场看不见的硝烟过后，有的“合格供应商”被逼出局，一年多的前期投入付诸东流；一些“黑马供应商”披挂上阵，用简陋的设备硬是把“装备精良的合格供应商”逼得走投无路，不得不把地材成本降在保本线上。

我在想，在高铁还没动工以前，这些被迫出局的供应商，虽然没有送进一粒砂石，但谁能说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没有他们的贡献？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，才使高铁的地材价格压在了合理的供求线上。我也曾想，那些大宗材料的供应链也是

这样吗？假如一切顺理成章，那么一片祥和的云天由谁来掌控？

在这样一种心态下，开始了写作，作品当然不会以施工单位为主，而是选定了孤儿寡母那艘沉没的船，写那些为了高铁工程风里来、浪里去的船民。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写了三十多万字，渐渐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怎么看都不像写“高铁”，于是，把所有的稿子搁置一边，重新以“合格供应商”视角写，写了十几万字，渐渐触及中铁干部职工的生活，笔端不由自主走进铁道兵厚重感人的生命历程。

2009年底，创作停歇。因我整天忙于地材供应，父亲病逝我竟然不在床前……时隔一个多月，母亲也突然去世，我又晚到几个小时。我的精神受到重创！这个高铁工程并不赚钱，我这么拼命干什么？如今小说也没人看，我这么苦心孤诣地写，有意义吗？

那段时间，我经常想到死……

知道自己不是懦夫，16岁当兵，四次跟死神走了半道又回来，为什么就不想活了？我对自己说，想死可以，至少要弄清楚为什么死。于是，静下心来考虑这个问题，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死神再一次找上门来……

一天傍晚，我驾车在路上行驶，可能是精神恍惚，发生严重车祸，车被撞下路基，淹没在3米多深的河水中，车内还有一位亲人。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性格中蕴藏的不屈和无畏勃然爆发，我在水中苏醒，在一丝空气都没有的情况下，用脚踹碎了车窗，把亲人从水中救出。可惜，我活了下来，亲人在医院坚持了半年幽然离世。

在医院守护的半年，我终于想清楚了一直厌世的缘由。在参与高铁的工程中，看见社会最底层那部分人群的生活，切身体会到利益对人性的勒索、绞杀！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难道只是为了物质丰盈而活着吗？时代需要高铁，可活在当下的人同样需要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高铁吗？

一天，我站在高铁桥墩下，抚摸着光滑坚韧的桩基，想着自己写下的上百万关于高铁的文字，不禁潸然泪下，刹那间想起柏拉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谁会讲故事，谁就控制世界，谁就拥有整个世界。”对一个民族来说，故事就是文化；而文化不仅仅深埋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，每一座名山，每一处秀水都蕴藏着人类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很难想象，在当今城市寸土寸金的状态下，西湖没有雷峰塔，“白蛇传”是否会保留至今；很难猜想，滕王阁抽离了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是否能重建七次；很难估量，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“故事”，会有无数人前仆后继为它流血牺牲。

精神家园的所在并不遥远，一个普通人，亲手把一方砂石凝固在一座桩基内，此生就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。一条举世闻名的高铁建成，不仅仅是投入多少真金白银，那些为了高铁沉没全部生活的船民，那些为了高铁让出土地和祖坟的农民，那些为了建设高铁背井离乡的工人，那些为了高铁工程做了大量前期准备而被迫出局的供应商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为了高铁把生命化作“故事”的人，才是高铁诞生的基因。

留住高铁建设中发生的故事，就是留住一处永世不灭的精神家园。

当一个人的故事与一项宏伟的工程融为一体，不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

家园吗？

再一次静下来，宽柔的心如一汪清澈的湖水，文字在湖水中涤尽狭隘的个人偏见，洗去对局部利益纷争的肤浅是非认知，我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重写“高铁”，船民的生活被压缩在 2000 字以内，30 万文字被筛除，描写铁道兵生活的 20 万字限定在千字以内。在这里，对船民尹喜善和铁道兵丁安南说一声：对不起啊！因为我想要的是一处高铁的精神家园。还要郑重感谢安徽省超然物资有限公司对我写作的支持。

当人们坐在舒适的车厢里，从古老的北京出发，穿过辽阔的冀中平原，飞越广袤的江淮大地，奔驰在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直抵繁华的大都市上海，可曾想过，这条铁路有一所精神家园？

——高铁从这里经过。

董家坤

2014. 5. 6

目录

前言 / 1

第一章 迁坟引发冲突 / 1

“这是京沪高铁第一难事，不难，老人何须轻生？人家都以死相拼了，我们还说什么政策啊！你们没有看见老人家的死，怎么说也不能体会他死时的心境。老人家的死，无论引起多大的风波，总会过去的。可是，那几十座坟墓，我们怎么能绕过？当然，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高铁从这里经过，强行扒开几十座坟墓，这个仇恨会滋生出多少祸端，恐怕连老天爷也难以预料。因此，我们在考虑解决眼前矛盾时，最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。”

第二章 非正常招标的良苦用心 / 29

“同样一件事，用不同的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假如我们购买山皮土，用正常的方式应该是在当地公开招标。那样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中标的单位肯定不是这个村里的人。那么，村里的人怎么可能允许其他的车辆走他们的村道。这只是其一，再就是，以项目部的名义跟村委会联系，那麻烦可就更大了，他们会用干一番大事业的感觉，歪着头给我们算账，路轧坏了怎么办？桥轧坏了怎么办？最后，一车山皮土至少要多出三倍的价格。现在什么情况，村里人无非说点闲话，说谁谁谁跟了项目部的一个老家伙上床，拦下了点儿私活。那村干部呢，有谁愿意拿自己的媳妇做交易？再说了，老陈到底上没上人家的床，谁看见了。再说墓地的事，你弄不下去了，是谁装神弄鬼，背了一身吐沫星子才搞定的？正所谓天空没有痕迹，鸟儿已经飞过。”

第三章 征地补偿巧开思路 / 55

江修顺在电话里问：“看不出每亩征地多给 2000 元妙在何处，想多给，公开了不是更好吗，何必这样用偷鸡摸狗的方式。”

江大路说：“你哪里知道其中的玄机。我这边，若是能顺利地把地征下来，每亩愿意多出 4000 元。有的项目部也想过让利的方，可刚露出一点头，便招惹了更大的贪欲。像你们那样，让当地人逼着征地的情况，对整个京沪高铁来说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。儿子，我们 F 局需要你丁叔叔一样的雄狮，也需要像你陈伯伯一样的蚯蚓。他可是丁总指挥长怀中一枚神奇的暗器。”

第四章 修的不仅仅是路 / 77

村头忽然亮出了几个火把，晃动的光影里有许多扛着工具的身影向村外走来。

江修顺心头不觉一酸，心里说：“京沪高铁啊，你知道吗，第一锹的奠基土不是国家举行的隆重仪式，而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偏僻的小村落的农民，是他们乘着夜色，为高铁奠基！”

第五章 确定新地材商 / 101

“老陈，你说局指有可能把腾龙集团砂子和石子的价格谈下来吗？”

“这个，你比我还清楚。不可能，谁有本事能把大象训练得像斑马一样矫健？更不要与狮子、猎狗比了。你不觉得，杜国兴很像一条狡诈的猎狗吗？他一点也不迷信大象，靠着灵敏的嗅觉和敏捷的动作，突然来到我们面前。小顺子，对腾龙集团别抱任何幻想了，下决心给杜国兴打电话，让他明天一早把拌和站打地平的砂子、石子送到。我已经给丁总指挥长打了电话，建议F局所有项目部联系像杜国兴这样的地材商，只要增补一批合格地材供应商进来，腾龙集团的围堵便不攻自破。届时，他们要不被高铁淘汰，要不瘦身，把价格降到合理的位置。除此，别无选择。”

第六章 为什么拿回扣 / 123

“你小子会整事啊，是个当物资部长的好料子。还别说，张部长眼力不错。我就喜欢收回扣的部长，不然，公司里许多支出都不能入账。好，好，放到我这里，由我转交给财务部，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万一出事了，你我好有个交代。哎……这个杜国兴眼里咋没有我这个指挥长呢。不行，等你给他签了正式合同，我要弄几个圈子让他跳。这些地材商，个个都患有前列腺炎，看他尿完了，其实肚里的尿还多呢。跟他们打交道，要两条腿走路，如这棋子，黑白都得用上。”

第七章 紧急调换物资员 / 147

种种迹象表明，张小州与蒋春秀在昨夜达成了私密交易。江修顺不相信蒋春秀会对张小州投怀送抱，多半是在她给张小州送吃的时候，被动地做成了交易。这让他联想到，为何一个物资员，常常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换岗位。也许，你没做什么，也许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做点什么，当你还没来得及行动的时候，突然失去了付诸行动的所有条件。这就是F局在管理上的一剂不能言表却又卓然有效的免疫疫苗。

第八章 与供应商斗智斗勇 / 173

假如真的像他现在说的这样，把所有的碎石场都整合了，逼着腾龙集团把石子的价格降下来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只怕万一他与腾龙集团联手，那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这一步风险太大，万万不能冒险。但是，没有他的参与，谁人能抗衡腾龙集团？凡事不能左，更不可右。能不能做到可以让他参与，却不同意他整合呢？

第九章 免费拿洼地的诀窍 / 198

以目前的势态，只有两种可能：一是接受王崇信的建议，给村干部一个合格

供应商的名额。后果呢，激活了一个结构复杂、欲望横流的王家村，同时，给物资供应埋下一粒长满毒刺的种子。另一种可能是，借用乡政府的作用，重新选择征地。这样，几百亩洼地仍然是一片荒芜的废墟，令表姐赞叹不已的创新化作永远的遗憾。

任何一件错误，总得有人为此付出代价，而一个人所能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无法与几百亩良田的存亡相提并论。

第十章 化男女之爱为事业之爱 / 223

当她登上山顶，一股热血冲天而起。她看见，两条明亮的铁轨从不远处一个隧道口伸过来，带着人间的问候从她脚下走过，直奔几十米远的地方，如腾空挺起了脊梁，从万丈深渊间跨越，悄然地进入另一个黑黢黢的隧道口。

她哭喊一声：“青藏铁路，我的爱人！你好吗？”连喊了几声，山谷中回音姗姗来迟。她聆听着，寻觅着。忽然，脚下有了微弱的震动，心中跳出一个惊喜：天啊，是火车来了啊！

第十一章 桩基被砸成为导火索 / 246

“在你们面前，矗立的是京沪高铁第一桩，它是我们F局的骄傲，同时又是F局的屈辱！在这个被摧毁的桩基，北面直通北京，南面奔向上海。没有了它，就不是一条完整的高铁！可是，它却被捣毁了！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，谷阳境内还有六条这样的公路，五条河流，以此为例，高铁就会在这里寸步难行？为此，我们找过当地政府，找过市有关领导，他们能给的答复是坐下来协商。我们呢，坐下来了，可商量出来的是什么呢？三个项目部被驱赶，十多名干部职工被打伤，170多辆车被查扣，前天，竟然动用行政手段捣毁了京沪高铁第一桩！并且还给我们的一位女员工戴上手铐！怎么办呢，同志们？”

第十二章 迫不得已的高铁突围 / 273

“不对！你不懂！我一个人来，一种可能是，他们把我打死。结果呢，我身后是F局，他们会把我的死提交高铁总指挥部，甚至铁道部，刘小午团伙纵然在谷阳县有深厚的根基，也会土崩瓦解。那样，我们的施工环境会得到根本改善。另一种可能，他们不敢对我下毒手。如此，我只身一人把这帮乌合之众踩在了脚下，他们也同样丧失了阻挠我们施工的底气。以一个人的生与死，扫清整个TJ-S标段的施工障碍，这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。梁燕，你不了解我们F局，这是一支有着军人血统的队伍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！”

第十三章 爱情与婚姻不是一回事 / 302

走在寒冷的大街上，江修顺身上的伤疼痛难忍，想着躺在病床上的关今秋，真切地感到她也是一位受伤的人。有时候，身体上的伤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也能找到医治的良药，一旦心灵受到伤害，让人看不见伤口在什么地方，更找不到医治

的药物，只能用时间和忍耐苦苦支撑。就像老陈、卢小燕、夏伯霞，还有表姐。他们的内伤只怕已潜入骨髓，这一生将无药可医。

对一个男人来说，情欲滋生的爱是心灵的毒箭，一旦射中了对方将是终生的伤害。

第十四章 千言万语在酒中 / 330

“为什么你们有资格品尝这本来属于整个铁道兵的珍贵遗产呢？一公司自从进驻 TJ-S 标段，修通了京沪高铁第一条便道，铸造了第一座桩基。最主要的，突破了供应商对我们 F 局设下的地材原料的围堵，掌握了地材物资的主动权。为我们全线开工扫清了前进的障碍，奠定了成功的基础。那么梁场呢？你们没花国家的一分钱，使用了近千亩的场地，并且把一片荒芜的废地，改造成了优质的良田。这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史上，创造出了一个奇迹。另外，在梁场初建期，攻克了多项科技瓶颈，尤其是在原材料的使用上，敢于打破常规，采用新型材料，为 F 局节约了上亿元的资金。我在局党委会上说过，由于王村梁场突破性的发明和创新，TJ-S 标段的高铁项目，F 局胜券在握！这酒，你们喝，当之无愧！”

第十五章 忍痛炸桥墩 / 358

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脚下大地一颤，他来不及转身，只是扭过头来，只见高大的桥墩蓦然弹起，没有一丝烟尘、灰烬，如从九天落下的巨大陨石，在地面上重重弹起、摔碎，铿锵有力的撞击声，如破碎的金属，相互撞击着四面飞射。

身前几名女工掩面哭泣，三千多人都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只是把头扭了过来，身体僵硬地看着。没一人再动，一切都是死亡的静止。几十秒钟过后，人们才开始转身，洪水一般向炸碎的桥墩涌去。

第十六章 青山无语有丰碑 / 386

“同志们呐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夏伯霞的墓地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我们 F 局精神家园中又一处珍贵的遗产。一支过硬的队伍，需要先进的设备，更需要丰厚的精神家园。这里没有安葬，而是一位优秀的战友在为 F 局守候一处精神家园。无论你是谁，走进这里，都会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感染。信念、忠诚、勇敢、奉献，一往无前的精神都凝固在这里！”

编后记 高铁不是敏感词 / 429

第一章 迁坟引发冲突

赴任途中疑雾开，上访掌门满衫泪。
村头邂逅心无迹，黑影突兀墓群来。

“这是京沪高铁第一难事，不难，老人何须轻生？人家都以死相拼了，我们还说什么政策啊！你们没有看见老人家的死，怎么说也不能体会他死时的心境。老人家的死，无论引起多大的风波，总会过去的。可是，那几十座坟墓，我们怎么能绕过？当然，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高铁从这里经过，强行扒开几十座坟墓，这个仇恨会滋生出多少祸端，恐怕连老天爷也难以预料。因此，我们在考虑解决眼前矛盾时，最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。”

1

江修顺游走在北京故宫院内，却感觉不出建筑的宏伟，只觉得原本一颗期待的心被拥挤的游人与空旷的冷漠分成两半。

他脑海里莫名地闪出一些古怪的念头——信仰。觉得故宫什么都不缺，唯独缺少信仰。他依稀记得表姐曾说过：“信仰很神奇，没有信仰的建筑只能算旧址。创造一个信仰只需某一个时代，某一人的顿悟，毁掉信仰可能要上千年。”

人类到了最后，剩下的不是科学、艺术，也不是任何主义，只能是信仰，犹如一粒埋在历史深处的种子，只要人类不灭绝，信仰依然会从泥土中生根发芽，给人类带来无限生机，带领人类不断地探索未知领域，永不停歇地革新生存环境。不幸的是，不同的信仰却利用各自掌握的先进技术相互毁灭。于是，建设与毁灭，征服与抗争周而复始。

可不是吗，此处气势宏伟、深不可测的院落，每一块路砖都有死亡的印记。最后一代主人不就是被信仰赶走的吗？信仰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，没有信仰的人行为会跟着需求走。个人的追求往往要寄生在别人的欲望中才能存活。末代皇帝的追求是保住江山社稷，可悲的是，这个无可非议的追求，因无法穿透红墙高瓦最终枯死在大殿上。

表姐也曾在信中写道：“婚姻的追求是家庭，团体的追求是生存空间，国家的追求是什么？呵呵，这可不是我考虑的事了。我只知道，当一个人的追求与团



体利益发生冲突，如同眉毛间长出一棵灵芝草，再珍贵也会被清除。我们的时代就处在这样一个互守格局状态中。”

江修顺是中铁F局一名物资员，在给表姐的信息中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没有信仰，只有追求。F局的生存之本在于多中标，多揽一些大工程。我的追求就是在这个集团内升职，有朝一日像我老爸和你一样，拥有一个令人仰视的职位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信仰对我来说太大了，远远超过生命的内存，所以不能兼容。”

他走出故宫，心里一片死灰，为历代佳人可怜的追求，为她们凄惨的命运，同时，也隐隐为自己新的工作岗位。

江修顺要去任职的工作岗位是京沪高铁TJ-S标段，第三项目部物资部长。按说，从一名普通的物资员，一下荣升为“中铁第一部”领导的职位该高兴，可他总高兴不起来。表姐在电话透露，一公司总经理袁启程不想用他，竭力推荐50多岁的陈新民。可是，局物资部长张重军没有采纳，仍然坚持把他派去。两位领导意见相悖，他好比一个不受皇帝喜欢的女子，硬是被皇太后塞进后宫。

刚走到前门地铁站口，他接到张重军电话，没等说话，耳边如同裹进一股寒风：“江修顺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，在北京火车站，等车呢。”

“今天是几号？”

“19号……您听我解释，北京站的车票太难买了，我也急呀，明天就到谷阳县。”

张重军不说话，沉默一会儿才一声叹息：“没想到，你这么快就给袁总送上一个借口。他发火了，说从来不用迟到的物资部长，让我通知你，不用去了。你看这事被你搞的，让我说什么？”

江修顺心里的石头落下，砸出窟窿。心想，这也太快了吧，连个面也没见就把我休了。他尴尬地呵呵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都在意料之中的事，只不过来得太突然了点儿。”

张重军以怪罪的语气说：“以我的意见，你还是去见袁总。当面说清楚，也许他会看在你表姐和你老爸的情面，原谅你一次。”

江修顺表姐白鸽鸣是F局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，老爸是五公司总经理。江修顺心里十分清楚，袁启程既然一开始就声明不用他，说明压根就没考虑谁的面子，这会儿逮到理由，当然会理直气壮。他耸耸肩，心想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。

虽说没有幻想，但张部长的话江修顺不能不听，毕竟下一步何去何从还得仰仗他。两个小时后，江修顺登上了北京开往上海的普快。

第二天上午，江修顺冒着小雪，来到一公司驻地——谷阳县王集乡王家村。在一位叫彭松林的同事引领下来到村东头第一户人家小院前。

彭松林缩回迈出的一只脚，说：“袁总就住在后面的二楼，上了楼第一个门就是，你上去吧，把行李先放在前厅，我还有别的事，就不陪你上去了。”

从表情上看出，彭松林已经知道江修顺见到袁总的结果。

江修顺头顶泰山，从几间紧闭的房门东侧，一扇大铁门内进入院子，因为脚



被雪水湿透，冻得有些发麻，加之饥寒，牙关不住打颤。

他来到袁总门前，轻轻地敲一下，里面传出一声：“进来！”

江修顺走进办公室，袁总坐在桌子前，上下打量着，阴冷地说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不是让你去局物资部报到吗？”

江修顺站在桌前空地上，嘴唇被冻得发硬，只能呵呵笑着，含糊地说：“袁总，我错了……”

袁总端起冒着热气的茶杯，喝了一口，冷漠地问：“你错在哪里？”

江修顺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北京车站人太多，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也买不到两日以内的车票。”

袁总一拍桌子：“你的理由还挺充分的！我有一个原则，从来不要迟到的部门领导。走吧，走吧！”说着，摆着手，如同打发臭要饭的。

江修顺还想解释，袁总起身绕过桌子，与他擦肩而过，到了门外，传来打电话的声音，口气冒着火：“张部长，我说了不要江修顺，你干吗还让他来？什么玩意，迟到了还振振有词。”

江修顺眼前一阵灰暗，脑壳内溅满了热血，伸手抓起桌上还冒着热气的茶杯，高高举起，试了几次没能摔下。

摔了，太需要了。

然后呢？他问自己。这时，耳边传来表姐的声音：“还有什么然后，你摔了一个项目部指挥长的杯子，等于是把F局摔了，还有啥然后。不能摔，真的不能啊！”

他把杯子放在胸前，从杯口冒出的茶香缠绵地润入鼻孔。

“狗东西，喝的还是尚好的茶啊。”他再次把杯子举起，心中一声呐喊，摔了它，转身离开了F局，老子从此就是一条自由自在的好汉！自古梁山出好汉，我还是不是山东人？

可是，一声淬响，我什么都没了，这样的代价也太惨重了。

犹豫间，他的身体不由一软，手臂弯曲着，把杯子慢慢降落，下意识地朝杯子里吐一口唾沫，满心的憋屈顷刻消散，把杯子轻轻放回原处，得意地呵呵笑了。

正笑着，身后传来一声古怪的呓语声，回头见是陈新民。

这个人，以前在江修顺爸爸的五公司打杂。看着他，江修顺心头滋生一种他乡遇故人的感觉，酸楚地喊一声：“老陈。”

“小顺子？你可真行，上来就撞到枪口上了。哎呀，看你怎么过这一关。”

江修顺呵呵笑着，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在心头蔓延，谁想来啊，我在内蒙古干得好好的，千里大雪原，一望无际，去几个月了，连一棵绿草也没看见，更别说蓝天白云，风吹草低见牛羊了。实指望到春天看草原呢，没想到调到这个鬼地方来。

假如不是刚挨了闷头棍，这番话他一准要说的。可是，这一刻心里除了这句不该说的话别的什么也说不出，只能呵呵傻笑。

“我说顺子，难怪有人说你当物资部长不是干出来的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陈新民嘿嘿笑着：“你小子，装啥？新官上任都迟到就别说干别的了。张部



长怎么会拔萝卜一样，把你个小屁孩拔了起来？”说着，连打了几个喷嚏，一股咸蒜头味散漫整个房间。接着，诡秘地笑着，“这小水萝卜，一见风就蔫了。真行呀，上来就把袁总气得中风似的，嘴歪眼斜的。”

陈新民是绥德人，身材略显得高挑，圆脸，短下巴，薄嘴唇，小眼睛，皮肤黝黑。不说话的时候脸上也有种谁也猜不透的笑。

江修顺看着陈新民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怒气横生，这个打杂的，袁总为什么非要起用他？噢，莫非看他快退休了，想利用一下，私下做些交易。

局指人事处下文“京沪高铁项目工程人事任命”，上面没有他的名字，局指任命的是项目部正副经理、实验室主任、财务主管和物资部长，其余的职务才由项目部总经理任命。他——陈新民，听说过去当过公司老总，因为作风问题被免职，这么一位隔年的老疙瘩菜，为什么会用来做大餐。唉，我能否当物资部长无所谓，关键是袁总很可能想利用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在京沪高铁工程中做出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。可是，想换我也得找个能说过去的理由，候车时没买到车票，这算什么错？亏他那张大嘴说得出来。娘希匹，还西安交大毕业的呢，啥水平。

陈新民见江修顺发呆，上前一步问：“到底为啥迟到？你说了，我才好给你求情。”

“还能为什么，就是买不到车票。”

陈新民笑了，虽然竭力掩饰，还是露出阴损的责怪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从福州一直站着过来的。我多大，48了，你才多大，还买座位。”

江修顺笑不出来了，红着脸说：“老陈，帮个忙，替我在袁总面前说句话，部长可以不当，随便安排个岗位就是了。”

“吁……嘁，饶了我吧，你这理由，我可说不出口。”

江修顺刚要离开，陈新民意犹未尽：“说句不该说的，京沪高铁可能是我这样的老家伙遇到的最大工程，光一公司就是十七个亿，十七个亿哪！都从你这位少管家的手中经过，别说是袁总了，只怕连财神爷都不放心。”话音刚落，袁启程进来，气冲冲坐下，端起桌上的茶杯。

江修顺内疚茶杯里的唾液，忙喊了一声：“袁总！”

袁启程一惊，瞪他一眼，一气喝下。

愧疚，难过，锥子一般扎在江修顺心上。他见袁总把茶杯放下，不由自主抢上前：“袁总，凉了，不能喝，我重新给你倒热的。”

袁启程一挥手挡开：“去，去，少来这一套。”

“不是，刚才，我……总之，这水不能喝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，你下药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刚才喝了一下。”

陈新民挠着后脑勺：“你可真行，领导的杯子你也敢喝？”

袁启程斜了陈新民一眼：“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我让你找人修便道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“就是来向您汇报的，搞定。修便道可是我们出马第一枪，我觉得不能包出去。”



袁启程不动声色：“怎么不行，定出标准，讲好价格，卡死时间，到时验收，不合格不给钱。你什么意思？”

陈新民用商量的语气：“我的意思是买山皮土，自己修。虽然费点神，可质量保险。”

袁启程沉思了一下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行，便道的事交给你了。”

“那我去办了。”

陈新民刚离开，江修顺忙把桌上的茶杯抢过来，不顾袁总连声阻止，出门把杯子里的茶叶倒去，然后用纯净水涮了又涮。

袁总终于忍不住，呵斥道：“出去！”

杯子洗干净了，江修顺心里松弛了许多，发自内心地笑着：“呵呵……好，这就走。”转身想，这下扯平了，你赶我走，我让你喝了我的口水。

刚出了门，身后传来一声：“就这么走了？”

江修顺返身进门：“呵呵，袁大……”在袁总发火的时候，他心里一直喊他袁大头，一不小心差点说漏了嘴，可还是说出了一大半，只是后面的一个头字卡在了喉头。

“喊我什么，大什么？”

江修顺想，即便是马上离开，也不能喊出来。不过，这家伙头千真万确的大。于是，他放松了心情笑呵呵地说：“想喊你大爷的，可觉得年龄差了点儿。没事，我走就是了。”

袁启程突然笑了，是那种气急而笑：“知道我为何赶你走吗？”

“知道的，您不都说了吗。”

“知道个屁你！我问你，一项工程，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？”

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”

袁总脸色突变，拍案而起：“知道了还这么干？你是不是觉得少年得志，顶着一片祥云，就可以随心所欲？你知道我们F局丁总指挥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吗？1月9号，受标会一结束没回总部，没进家门，一车开到了TJ-S标段，冒着雨雪沿途查看！老子是跟着丁总指挥长来的，就没回去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“是查……细查看……”

袁启程气得指着江修顺鼻子大骂：“你太嫩了！线路还需要我来察看吗？我是想尽早见到地材供应商，把价格定下来。可是，地材供应商的名单在你手里，我想问张部长要，担心局指的领导嘴上不说心里想，京沪高铁的物资由局物资部统筹了，你一个指挥长撇开物资部长忙乎啥。现在，其他的公司都把地材当头等大事，各显其能。谁能抢先，就掌握了物证的主动权、话语权。而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，不知道对手的底牌，没有成熟的建议，只能等着啃骨头了。你说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
江修顺双手捂脸，恨不能抽自己几个耳光。

“你走吧，我越发觉得你不能独当一面，还是留在张部长身边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吧，机关的工作才适合你。等吃了中午饭，让彭松林送你走。”



江修顺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真的不配当袁总的物资部长，默然转身离开，来到前厅，背起行囊的瞬间，泪水终于落下。尽管身体感到疲惫，他还是不想吃一公司的饭。出了门，昂头看着天空，冰冷的雪花化在他脸上，与泪水融合流下。他左右扫了一眼，清冷的村头空荡荡的，只有落雪发出沙沙的声音。他顺着村前的一条不太宽的土路，一头走进风雪中。

旷野的雪好像大了许多，寒风挟裹着密集的雪花在皑皑的原野上狂奔，昭显占领大地的喜悦。

江修顺上公路，发现来时路边一条不太宽的河沟不见了，只是偶尔旋风掠过，依稀显露出一道浅浅的凹陷痕迹。幸亏公路两边生长着高大的杨树，虽说树上光秃秃的，好在枝条在嘶鸣的寒风发出清脆的撞击，总能标示出路的方向。

他轻声地说：“这一刻，天地属于雪，而路却属于我。”

走了几公里，风雪依旧，他身上不再寒冷，反而冒着一层脆弱的温热。这是回县城的路，张部长在豪弯市，我去谷阳干什么呢？他停下来问自己。

呆呆地站了几分钟，冷风从脖领上直往下钻，顿时漫布全身，可思维格外活跃，有人说，冬天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季节，一个人走在风雪中，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内外的冰冷相互作用，哲理没有，折磨无处不在。真想躺在雪地上什么也不想，哪里也不去。

正在发呆时，爸爸江大路的电话来了，听声音，好像已经与袁总通过话，没有责怪，反倒有着浓浓的牵挂：“顺，在哪儿？”

“在路上……”他忍住哭泣。

“你怎么不辞而别，袁总不是让你吃过饭再走吗？这么大的雪，还是听袁总的安排吧。”

江修顺的怒火上来，吼叫着：“他已经赶我走了，干吗还死皮赖脸吃他一顿饭！死都不回！”

“你吼什么？”

“哪有这样当领导的，我不就晚来两天吗，骂一顿还不够，至于开除吗？”他委屈地说。

江大路的口气生硬了：“还跟我强词夺理！你迟到纯属工作态度问题，而且其中有两大错。其一，不该从北京转车，为什么不从齐齐哈尔乘坐开往上海的列车？你之所以选择从北京转车，就是有预谋，想借此看一下故宫、长城。第二个错是不坦诚，迟到了还拉出一个错掩盖。你以为我们这些当公司头目的都是傻子？袁总赶你滚蛋是你咎由自取！就你这个态度，根本不配参与京沪高铁工程，我江大路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！”

难怪人说，知子莫如父。江修顺脑子里冒出这句至理名言，想着我的这点儿心思全被老爸点中，口气不由软了下来：“爸，我不想去局物资部，到你那里去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“不可以，你跟着我永远没出息。你干不好，别人会说闲话，干好了，我也没法使用你。别以为袁总这样对你无情，我反而觉得对你今后的成长有好处。服



从组织的决定吧，跟张部长干，工作面更宽，接触的人素质也更高，这对你今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。”

“可是，这样让我怎么见张部长？我不去。若是连爸爸都不要我，我就回家，永远离开F局！”

“混账！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一点儿委屈都受不了，凭什么让组织捧着你还回家，行，行……走吧！你这样的，根本就不配在F局干！混蛋的东西。”骂完，挂上了电话。

2

江修顺在风雪中行走了一夜，渴了吃雪，饿了到麦田里吞麦苗。一路饱尝了饥寒交迫，疲惫沮丧。天亮时分，他终于回到谷阳县城，在一家小旅馆昏睡了几个小时。一觉醒来，他打开手机，显示爸爸几个未接电话，手指放在通话键上，迟迟不能按下。

该怎么办？他问自己，然后想，还能怎么办，反正不能厚着脸再去找张部长，错是我的，苦果没人会替我吞下。回家，回家看看妈妈。

刚要动身，心里却弥漫着遗憾，表姐怎么也不给我来个电话，难道她还不知道我的窘境？

此刻，他真的很需要她一句：“顺，在哪儿？”

他调出了表姐的手机号，却没有勇气按下，知道她一定会说：“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怎么可以当逃兵呢？你想想丁安南。”

一次，她辅导他数学，正听得入神，表姐却走神了，在草纸上写出丁安南三个字。见江修顺惊诧，忙掩饰说：“顺，你将来也进中铁F局吧，希望咱家的顺子也能成为第二个丁安南。你想一下，一个人，驾驶一辆坦克，横扫千军如卷席，是何等的气势！”

表姐听说丁安南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偶然。一年春节，她来江修顺家玩，江大路和一些战友发起一个战友联谊会，江修顺和表姐也想去。

江大路说：“小孩子去了不宜，我们老战友聚在一起没有正话。”

“是呀，万一孩子知道你的老底可怎么得了啊。”江修顺妈妈不留神地说。

表姐那年已读高三，听了这话，用惊异的眼神看着姨夫。

“有什么不得了的，不就是被那个了吗。”江大路说。

“那个了”，江修顺和表姐都以为是受伤了，只是没听他说过在对越反击战中的经历。

江修顺妈对表姐说：“你姨夫在对越反击战中被那个了，是你丁安南叔叔解救了他。不然，怎么能扛着枪雄赳赳、气昂昂的凯旋呢。”

表姐这才觉得，“那个了”不是受伤那么简单。在表姐再三追问下，江修顺妈妈说：“当俘虏被押送回国呗。”

江大路断然否认：“不可能，我是下了决心的，自杀报国。”